



10973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目錄

第六卷

箴類

大寶箴

視箴

言箴

動箴

游箴

言箴

好惡箴

知名箴

銘類

陋室銘

克己銘

西銘

東銘

古硯銘

笏銘

刻漏銘

秦坑銘

第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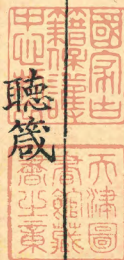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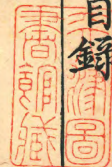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大唐中興頌

酒德頌

傳類



五柳先生傳

梓人傳

郭橐駝傳

讀孟嘗君傳

第八卷

辯類

桐葉封弟辯

諱辯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柳州孔子廟碑

孔子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表忠觀碑

第九卷

原類

原人

原道

論類

過秦論

朋黨論

樂志論

諫臣論

第十卷

古文真寶後集目錄

二

書類

上張僕射書

報燕惠王書

與韓荊州書

荅陳商書

為人求薦書

荅張籍書

上秦皇帝書

贊類

四皓贊

王定國真贊

李端叔真贊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目錄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時。張

蘊古直中書省。乃上大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鑒戒。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

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為君

實難。

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

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

古文真寶後集卷六

一

命。挫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

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

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

前漢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

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出警而入蹕。

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

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警者戒肅。蹕止行人。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

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

史記夏紀禹聲為律。身為度。

勿

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

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

容膝

晉陶淵明歸去來辭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彼昏不知。瑤其臺而

瓊其室。

離騷經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通鑑外紀。紂作鹿臺為瓊室玉門。

羅八玕於

前。所食不過適口。

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羞。用百有二十品。玕用八物。生玕謂淳熬。淳

母。炮豚。炮羊。擣玕。漬熬是也。

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

權於武

昌臨鈞臺飲醉。以水洒羣臣面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下乃止。張昭怒曰。昔紂為糟丘池酒。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

以為悲。權默然。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

貨。

老子尚賢篇。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注。謂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

勿聽亡國

音。

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其

內荒伐人

古文真寶後集卷六

二

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

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

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

淮南王紀論訓禹。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魏志羊

毗傳。文帝欲徙冀州上家十萬戶。實河南。毗曰。云云。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牽之。遂奮衣不還。久

乃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魏魏蕩蕩。恢漢高大度。

祖紀。帝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

用周文小心。

文王篇。惟此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

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眾棄而後加

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

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

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

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

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東方朔客

難。冕面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塞聰。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

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

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

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

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輔運。扇以淳風。民

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

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

羅起祝。史。外紀。湯初造商。見野有張網四面。乃去其

三面。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

吾網。援琴命詩。舜作五絃之琴。一日二日。書曰。一日

茲在茲。書。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惟人所召。老子。禍福無

祐之。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封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泛應之物。亦無形迹。

操之有要。

操存亦有其要。視

為之則。

目之所視。凡有準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物欲交蔽。變亂其心。制

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而見

本心之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

知猶欲也。誘猶導也。引也。欲心導引。而物

至。則人化。為物

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知止於善。閑有所定向。閑

邪存誠。

閑其外邪。存其誠心。

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

躁者急也。妄者誕也。言發而在所禁內。

斯靜專。矧是樞機。

言行君子之樞機。

興戎出好。

或言出而興兵戎。或好言

而致厭聽。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

言語輕易。則傷流於虛誕。

煩則支。

言語太多。則支離不可曉。

已肆物忤。

於已則縱肆。於物則違忤。

出悖來

違。

其出言悖逆。而背於理。故荅者亦違背之。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古文真寶後集卷六

四

哲人知幾。

幾者動之微

誠之於思。

思誠者人之道則斯誠矣

志士勵行。

有志之士其行不可不勵

守之於為。

有為必守其正理也

順理則裕。

順於理而有裕

從欲惟危。

從欲而動必至於危

造次克念。

造次倉卒亦念此理

戰兢自持。

戰戰兢兢當以自持

習與性成。

習慣自然合於天理

聖賢同歸。

與聖人賢人同歸一揆

敬齋箴

朱元晦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奉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無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五箴

韓退之

人患不知過。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

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牙之搖者日益脫。總明不
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
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飽食而
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
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

幕中之辯。

時佐徐沮幕。上張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其後有諫擊揀書。舊史云。發言真實。無所

畏忌。是其辯也。

人反以汝為叛。

公旋見黜於潮州。書以鯁言無所忌。雖建封之知己。亦不

能容。是反以為叛也。

臺中之評。

此為監察御史。時論大旱人飢。評論激切。

人反以汝

為傾。

時與李方叔等上疏。言關西天下根本。民急如此。時見民流。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乃為幸

臣李實所讒。賤連州陽山令。遂竄南夷。

汝不懲耶。而嗷嗷以害其生耶。

嗷嗷。多言貌。而乃更復多言。以害此一身耶。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

言也無頗。言也。又無頗。解之言。死而不死。身雖死。而言行之美。人尤見之。若不死也。

汝悔而何。汝又何。悔之有。宜悔而休。事有宜自悔。而乃休而不悔。汝惡曷

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

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無其善而私有所好。不觀其道。或不觀察夫人之道。無悖而惡。

無悖逆而私有所惡。不詳其故。或不詳察夫人所以然之故。前之所好。今見

其尤。今反見其罪過之可惡者如此。從也為比。順從之。則為私比。而非真好也。捨也

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減。今又見其善行之可好也如此。從也為愧。

始從之。則未免有愧。前惡之非當。捨也為狂。弃而捨之。又失之。狂而失其所好也。惟讎

惟比。維者。思也。想其為讎之不可。又思其為比之尤不可。惟狂惟愧。既思其狂之為愧。遂

亦為非。於身不祥。其於身也。為不知人。其不祥莫大焉。於德不義。不

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

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古文真寶後集卷六

七

汝不足者。急於人知。

心內不足者。常需然有餘。使其自然而有餘美。

於中者。所積沛

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

無聞。病其曄曄。

病其沽名要譽。而徒曄曄以自耀也。

昔者子路。惟恐有

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

能。拚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

欺。欺以賈憎。

欺人以要其名。反所以賈其憎。

拚以媒怨。拚以自取。則引他人之怨。

汝曾不寤。以及於難。

以及於患。難而不逃。

小人在辱。

凡小人在。或不善。在於耻辱。

於耻辱之中。

亦克知悔。亦能知少有悔悟其非。

及其既寧。

及其患難已脫。而既

古文真寶後集卷六

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或不顧。禍亦宜

然。

銘類

陋室銘

劉禹錫

此篇不上百字。曲盡陋室之氣象。起用譬喻。尤的切。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四句。譬斯是

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

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

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

陋之有。註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克己銘。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篇中比用將帥卒徒寇讎。

臣僕等字。分八節。每四句。一換韻。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生同一本原。 胡為不仁。我則

有已。物我既立。私為町畦。町。田區也。畦。田隴也。 勝心橫發。擾擾

不齊。此第二節。論私心之擾擾。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

我蠹賊。虫。食根。曰蠹。食木節。曰賊。 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孟。子。夫志氣之帥也。

古文真寶後集卷六 九

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此第三節。論存誠可

以閑邪。 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

勃礮。婦媳婦也。姑。宅母也。勃者。爭也。礮者。石之礮也。事出莊子。一室之中。私意起伏。 安取

厥餘。此第五節。未克之私。 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

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第六節。言克己以為仁。 癢疴疾痛。舉

切吾身。此第七節。論人一體。照起句。 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

哉。晞之則是。楊子學行篇。晞。頹之人。亦頹之徒也。第八節。因顏之克己。以自厲。

西銘。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砥。愚西曰訂。頹。伊川先生曰。是起爭端。不若

止謂之東西銘。晦庵先生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然不

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予茲藐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馬。乃混然中處。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于道也。故天

地之塞，吾其體。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

古文真寶後集卷六

十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健坤順，此天地之性。為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民，吾同胞。

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

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最貴者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亦

如己之兄弟矣。推此同胞之義，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物，吾與也。

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無間然也。

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齊輩

矣。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

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大君者吾父母宗子父乾

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也然

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

○宗子猶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輔佐大君紀綱眾

長子也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

○猶宰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天下之老一也故

高年乃所以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天下之幼一也故

長吾之長乃所以聖其合德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

幼吾幼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其秀

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才出乎等夷者也

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

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疲者勞乏之人癯者羸病之人殘疾

餘疾不除之人惇者憂也獨則老而無子鰥則老而

無妻寡則老而無夫凡天下之人皆為天地之子非

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

以上皆發明理一分殊之義天以自保者猶其樂且不憂樂天而不憂

敬親之至也者猶其愛親之純違曰悖德親而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

也害仁曰賊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濟惡者不才長惡

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其踐形者

之不才○以上三者不能事天故謂不才惟肖也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克人之形則與天地

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此乃能事天者知化則善述其事孝子善述人之事惟聖人知變化

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

此所以善窮神則善繼其志人通神明之德則所存

述其事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

忝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惟存心養性為

匪懈又常引詩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

所以踐形矣惡旨酒崇伯子之頤好飲酒而不

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者

至矣○禹為伯鯨之子初鯨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

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得

為穎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孝不弛勞而

底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

勞役而天心悅豫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申

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申生晉太子也遭驪

姬而死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

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

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於

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

古文真寶後集卷六

三

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天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詳見說苑。已上六者皆可為事天者。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之鑒。

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安泰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堅。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與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論事天之道。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父母存而事之順焉。則其沒也。天順焉。則其沒也。固有以得其正而無愧矣。此孝子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沒吾世而後已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此二句總結事天之終身。

古文真寶後集卷六

三

東銘

解見前篇。一依平巖葉采註解。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

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於四支。謂非本

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

得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

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言之過者非其

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

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誣而非故也。或者吝於

改過遂以為已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

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

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

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

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戲。諛出於心。思乃故為也。

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過歸咎於偶失。反自誣

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古硯銘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鈍為體。以靜為用。因硯以發之。首一句。謂氣類之同。

次却表其壽夭不同。第三段。品量三物之壽夭。第四段。發明體用。第五段。轉入養生

意。第六段。設或人之難。第七段。三句。斷盡本意。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

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

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

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

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如此發明

吾於是而得養生焉。此方轉入正意。歸本身上。以鈍為體。以靜為

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

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

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魏文貞公笏銘

孫樵

大中六年。唐宣宗時也

詔出文貞公笏。

詔出文正公笏。魏證古笏。

其孫丞相暮。

魏證五世孫。名暮。字申之。宣宗朝暮登相位。乃取其祖文正公笏以歸之。

孫樵請銘其笏。曰。

時孫樵請為銘其笏。以表其正直馬。

靈多薦角。

獬豸。神羊。能分曲直之獸。御史取其皮為冠。以其觸私也。謂靈多之薦進其角。亦以

能別曲直也。

比于獻骨。

比于商之忠臣。以諫而死。有骨存焉。比于獻納其骨。則忠臣之骨也。

古文真寶後集卷六

五

二者皆寓言也。

合以憤烈。

合此二物。憤激英烈之勁氣。必有所發露。

在公為笏。怒

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

西岳太華。山之大者。可一劍而裂破之。

笏

不可折。拄天不仄。

拄字吳之天。而天不側。是可以擊天柱也。

指日不食。指

昭之日。而日不蝕。是可以扶日象也。

標儀。

標其儀矩。則秉之必端。條陳其胸臆之所言。則

書於其上。

起梗開直。

于以開示其正直。噫。諫舌切切。上磨

帝缺。

上可以磨帝王之缺失。有琢磨之益。

不逆不拂。

不為逆耳。不為拂膺。乃為善諫者。

笏則公笏。

笏之用如此。是則為文正公之笏。

緊拱折列。緊執而拱立。齧折而就列。

但能秉爾之笏。

諍舌不發。

諍舌常結。而不發一言。

膠榮領鍊。

膠固而守其榮。倍徒

煩領受鼎 實之公餗 下偷上愆。下。曾為偷安而不謀。上之人乃愆。而愆而愆。此說他人不忠。

非公之節。凡此之人。非如孰為公笏。則亦孰可以為公之笏者。

明州新刻漏銘

王介甫

戊子王公。時維戊子。慶曆八年。王德用公始治于明。德用始蒞治于明州。在仁宗朝。

丁亥孟冬。先是七年刻漏具成。追謂屬人。方追舊年之事。謂屬

縣之人。時公為勤嗟汝予銘。謂荆公曰。嗟汝。其為予作銘云。自古在

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器非久而弊也。人止政息。其政謂何。

弗棘弗遲。弗棘。謂不急而蹶。弗遲。謂不緩而君子小

古文真寶後集卷六

共

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齊國風。謂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

倒之。自公召之。謂自人君之所求而召之。所以急朝也。彼寧不勤。彼羣臣。寧非勤於從事者。

得罪于斯。斯字。元作時。恐重上韻。謂反以大厥荒懈

廢。厥有人焉。為荒亡。為懈怠。為廢弛。曾不及時任事。乃政之疵。是又為政之大疵病也。

嗚呼有則。謹哉維茲。惟茲其中。惟茲時而酌其中。不棘不遲。中則止矣。

俾我後思。使我後之臨政者。因此銘而思之。

秦坑銘

司空表聖圖

秦術戾儒。秦任法術。而不任道。是以暴戾吾儒之道。厥民斯酷。儒以道得民。秦既戾

儒矣。其民病斯酷烈也。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儒不復

仇。而天為儒祀而家。秦滅其國之祀。而今綿綿而不絕。秦坑儒

耶。秦果能坑吾儒耶。而儒坑秦者。謂吾儒

儒反能以坑秦也。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七

後集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此篇起句有策體。盖前漢王褒字子淵蜀人。為漢宣帝徵詔。為此頌起四句。設譬自敘。第一節且謙辭敘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己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末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嚴密。荷負也。旃氈也。被服也。純綿繒

古文真寶後集卷七

一

帛也。言夷狄服旃服毛者。則難與論繒帛之嚴密也。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

牢之滋味。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

此二句謂賤者不足言貴。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

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

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其愚心而抒情

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

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己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夫賢者國家之

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

少而就效衆。此二句是比上二句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

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

砥歛其鏑。干將。劍名。樸。劍未理也。淬。燒劍令熱。漬於水中。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歛。謂磨也。鏑。刃也。巧冶。鑄劍人也。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篲泛塵塗。猶掃也。

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篲掃於路塵。言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此也。如此。則

使離婁督繩。離婁。古者明目人也。公輸削墨。公輸。古之巧匠也。雖崇臺

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言巧拙之理。具如上之。所

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

喘膚汗。人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勞鞭杖。而不進行。胸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病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及至駕齧膝。參乘旦。

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齧膝。乘旦。良馬名。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縱。騁也。縱騁

鶩。忽如景靡。靡。沒也。言良馬良御。縱騁。奔馳。忽如日影之疾沒。過都越國。蹶

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電。風。皆喻疾急。周

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言此良馬良御。何期

古文真寶後集卷七

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以上論賢者國家之器用。故服絺

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鬻狐貉之暖者。不憂至

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

之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其具而賢人君子亦聖

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王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

天下之英俊也。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

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

有囿空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士。故能太平。囿。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

故有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公必夙興。設庭燎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主得賢臣

之功。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

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

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

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俎。太公未遇。困於屠牛

鼓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之。秦以五皮贖之。甯戚及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飯牛。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

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

得閱其忠。任職得行其術。閱猶用也。去卑辱與潔而升本

朝。離蔬釋躋而享膏粱。言賢人既遇聖主。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去卑辱幽汗之

事。以升用於朝。離去蔬食。釋去躋履而食滋味。衣朝服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

之子孫以資說士。以上論人臣之遭遇。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

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喻君之感

召其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喻賢人待明君而後仕。易曰。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乎

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馨臯

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

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子變烏號。猶未足以喻

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子變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遞鐘。琴名。烏

號。弓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

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

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

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

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八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言不足尚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之盛貌。多士。衆賢也。有濟濟之賢。以佐文王。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也。以上論臣主之相得如此。引援毛詩證結。蓋信乎其以寧也。尤有斷案。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

古文真寶後集卷七

五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興廢於數言之中。每三句。一換韻。又是一體。前三句。謂孽臣。次三句。謂逆臣。又三句。言降賊之臣。然後一轉數句。論恢復中興之事。又三句。論兇逆之可羞。又三句。論功臣之世澤。又三句。論王家盛德之福。然後數句。論作頌刊頌之可傳。後來詞人留題者。各有體。獨范石湖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魯史筆法。婉辭以含譏。後詞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乃一罪案耳。

天寶十四年。

玄宗年號

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

子幸蜀。

唐明皇

太子即位於靈武。

靈武。乃靈州。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

明年。皇帝移軍鳳翔。

天子立。則稱皇帝。

其年復兩

京上皇還京師。

天子退位。則稱上皇。

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

大業者。必見於歌頌。

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

若今歌頌。

大業。刻之金石。

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

非老於文學。其

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

此謂孽臣。

邊將騁兵。毒亂

國經。羣生失寧。

此謂逆臣。

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

此謂從叛之臣。

天將昌唐。緊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

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

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

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

濡天休。死生堪羞。

歷敘中興。恢復之後。兇逆可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

存。澤流子孫。

論功烈之可存。

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

論唐盛德之福。

能令大君。聲容沍沍。不在斯文。

論作頌之文。

湘江

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

論浯溪之石。

可磨可鐫。刊此頌

焉。何千萬年。

論刊頌之可永傳於後世。

酒德頌

劉伯倫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性好酒常携酒自隨使人

荷鍾徒之云死便埋我故

有大人先生假托此辭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

為扃牖八荒為庭衢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萬年之去為少時言其志廣大也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

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挈執也卮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焉知

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介大也縉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聞吾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

古文真寶後集卷七 七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

先生於是方捧嬰承槽銜杯漱醪先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

奮髯踞蹠枕麴藉糟奮動髯鬚也蹠蹠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言動髯展足

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卧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

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

寒暑之切肌嗜慾之感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

之浮萍言見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

螟蛉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贏螟蛉彼小虫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有如此虫言見之微小也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

以此自終

古文真寶後集卷七

八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梓人傳

柳子厚

東萊先生曰。文勢抑揚。節目相應。中間鋪序。役使羣工。如親目擊。末節論為相之道。不可親小勞。侵眾官。意甚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

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礮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地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因目

嘆而又揚委羣才。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

之。梓人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

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

彼執鋸者趨而左。趨。齊曰。如親見。俄而斤者斲。刀者

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

退之。亦莫敢愠焉。文。勢。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造。語。

好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

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某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

列。齊曰。造語好。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

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尊其心智。而能知體用者歟。吾

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之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近齋云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近齋云應

前言眾工一段

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

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

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

近云應前羣才相等

外薄四海。有方伯

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

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

也。

近曰文勢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措而使焉。條

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

規矩繩墨以定制也。

近曰文勢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

天下之人。使安其業。

近齋曰應前趨而左一段

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

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

近云統應前

能者進而用之。

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

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

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

此段反說

以恪勤為公，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

者焉。

呂云造語

所謂不通是道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

曲直，規矩之方負，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

鋸以佐其藝。

呂云造語

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

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

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

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

此一略承得好。結有精神。

余曰：不然。夫

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

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

圮也。此段稱前。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

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

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

乎哉。結得極妙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

盖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

氏潛其名。前二段大難承。後兩段小有力。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東萊曰。子厚此作。比之梓人捕蛇二說。雖皆借此以喻彼。然序事不同。遣文亦異。此

古文真寶後集卷七

三

篇。句法整密。比前尤偉。學者詳味橐駝所對。則得之矣。齊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

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與捕蛇說同一機括。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橐音托。駝音陀。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

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

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

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

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

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

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迂齋

子之非難，棄之為難，非真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緊在此。

則其天者全而其

性得矣。

天便是性。易天字便新。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

即孟子勿助長。

非

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

之也。

應上文碩茂蚤實以蕃之句。

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

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

不順其性之天。

苟有能反是者

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

與前相反。

旦視而暮撫，已去而

復顧，而其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

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

雖曰愛之，其實

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雙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

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駘曰：我知種樹

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

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

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

豚。如此便煩擾了。

句法。字法。皆好。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

具饗。食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

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

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王荊公

秦昭王囚孟嘗君。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

者。能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馬。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荆公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

古文真寶後集卷十一

古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

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馬。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

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一轉。筆力健。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

墓文云。當嬴氏之失。廢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鏗。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

有常。介甫蓋自

此篇變化來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七

後集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東萊曰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

一段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投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與
虞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
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
公旦可謂善諫矣○此段只敘事

吾意不然難王之

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

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
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開二段說難辯且周公以王之

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又難設有不幸王以

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

何若自設有不幸止何若難得倒處大抵難文字須難得倒譬如爭訟得倒前既難倒須專一說正

理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

易也。此幾句却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

公教主遂過也。破得好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

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意思好

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警策且

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

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束委蛇

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二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

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

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

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

鳥蒞。草名。

之類。是也。

曲禮。不諱嫌名。二

名不偏諱。註為甚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兩。丘與蒞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

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

仁。子不得為人乎。

有議論。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

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

引古人以證一篇之意。

周公作詩。不諱。

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

孔子不偏諱二名。

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

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若衛桓公。名完。

康王釗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三

之孫實為昭王。

周康王。名釗。書用敬保元子昭。

曾參之父名皙。曾子

不諱昔。

若曰。昔者吾友。又曰。楊裘而吊。

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

度。

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為杜度。

此其子

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

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

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澣勢秉飢也。

澣。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

代宗廟諱。飢。惟宦官宮妾。

此二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用宦官宮妾。承上二段。

力有乃不敢言諭及譏。以為觸犯。揚士君子立言行事。

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今考

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為可為不可耶。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收意。不衰。作人得如周

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

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人亦

情以反說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

乃比於宦官宮妾。警策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

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謝疊山云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謝云起句健。張子厚猶以為褒

文公太過似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

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謝云起得健。接亦不弱故申呂自

嶽降。謝崧喬。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申即申伯。呂侯乃姜氏。即甫侯也。初為呂侯。後為甫侯。傳說。

為列星

莊太宗師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車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也

古今所

傳不可誣也

此數句承上起下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

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

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

呂云五箇失字如破竹勢

其必有不

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

矣

呂云此四不字亦有力謝云句法好

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

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謝云此是

的確之論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

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

謝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

而文公獨能之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

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

謝云褒文公只消此數句

文起八

代之衰

愈傳贊云

正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

道

濟天下之溺

文公著原道等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

道濟人心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

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貶愈潮州

而勇奪三軍之帥

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眾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

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弃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敢追。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公浩然之所發蓋嘗論天人之

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

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

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兩節。陰

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峯出。即見突兀撐清空。而不能

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患溪有鱷魚。為民害。愈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而不能

拜皇甫鏘。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鏘素忌愈直。即奏

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鬪。遂罷愈官。六部侍郎。能

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

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貶潮州。移袁州。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在朝之日少

也。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

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入潮州。請置郡校。牒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

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
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專勾當州學以督生
徒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此論潮人好事學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

疫凡有求必禱焉。此數句含祭法而廟在刺史

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

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

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七

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

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

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

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

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

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餘意警策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

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

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扶雲漢分天章

天孫為織雲錦裳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大牲其北宿有織女天孫女也道書太上飛行羽紀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

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離騷云飲余馬於咸池總余轡乎扶桑淮

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

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游滅沒倒影

不得望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影非虛曰

其影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作書詆佛譏君王

豈宜入禁官乞以此骨付之水火表上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等力救解之乃貶潮州刺史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海經云蒼梧之川其中

有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征三苗道死沅湘之間葬蒼梧祝融先驅海若藏

云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約束鮫鱷如

驅羊謂驅鱷見前註鈞天無人帝悲傷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歿於長

慶四年敬宗為之感傷也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者謳吟此

詩招文公之魂掣牲雞卜羞我觴掣牲者犛牛也祀志立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八

李奇曰

立

待雞骨卜。如鼠卜馬。操於餐荔丹與蕉黃。文公羅

蒲各布教二反又音雹。池廟碑

銘荔子丹兮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直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祭柳

子厚也。公不沙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文

雜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容齋隨筆云。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之文。各極

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而搏虎豹者。大哉言乎。謝疊山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思。殘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

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柳州孔子廟碑

柳子厚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九

此篇規模尤好。謂聖人教化。及於遠處。所以為尤重。初馬起句。便有意味。次論柳州之夷俗難化。然後論唐德化所及。又論聖化之所及。又兩句。結本意。照起語。却論廟貌之所成。然後申言先聖本意。用九夷事以見聖化之無外。禱以神道設教之旨。末四句。論禮典。尤不費辭。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

西漢傳云西南夷皆椎結。禹貢曰。島夷卉服。攻劫鬪暴。俗不近王化。好相

度專以勇力相傾。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

于有國。至我唐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分天下為十

南道列置州郡。大者為都。咸若采衛。皆與五服諸侯

相若。冠帶憲令。一變推髻弁裳之俗。而為冠帶。不為

今。進用文事。不為武勇之技。稍稍進用禮文學者道

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旋

折旋。辟乃辟明。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皆事師進退應對之儀。中州之士。時或病焉。

此一節論聖化之及。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

元和十年八月。唐憲宗朝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

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齋時事。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十

法祭法也。祭法已整齊。將以時而舉三獻之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

官衣布。乃合聚初獻官。亞獻官。終獻官。擬製禮服之衣布也。洎于羸財。及于制

之財。集以為用。取土木金石。徵工儻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

王宮正室成。此段論廟貌之新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

吏。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門

人猶惑聖言。今夫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

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

炳然。臨而象之乎。此用居九夷事。以見聖化之無外。惟夫子以神道

設教。思惟夫子以神道之妙。設為世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

其神。追惟堂誨。追奠洙泗之告語。教誨者。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

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此段禱以神道設教之意。申陳嚴祀。

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此末兩句。論典禮。有碑。尤不費辭。

孔子廟碑 皮日休

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

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

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然天之氣運。地之氣升。以一寸之葭管。先備知其氣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十一

候。如十二管。以葭灰乃實其中。候十二月之氣。每氣應。則灰為之飛。則天地之廣。可料也。測景以

尺圭。日月之運行。若難測矣。然周官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其土圭長一尺五寸。而日月之短

長。咸可知焉。則日航大以一葦。誰謂河廣。一葦航之。月之明。可料也。江海雖大。駕一葦之

舟。亦可以橫渡。而航遠矣。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日月雖明。而明

遺微小。大不能必其險。江海雖大。而舟楫可通。是設險而不必其險。一葦可

以航之矣。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

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

浸之所及者溥。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

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

道未可詮。其有物。至若彼道家者流。本尚虛無。而夫

道則全有物之天。非道之無形者可擬矣。釋未可

證其無生。意蓋謂釋家之法。多以不墮輪回為功。而

子以不生不滅為說。則未可驗其無生之應矣。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

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

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

彌芳。遠而彌光。用之則昌。舍之則亡。昔者於周。今秦

於唐。不然。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

柳州羅池廟碑

韓退之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

鄙薄之也。夷。輕易之也。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

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

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

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

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歡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

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

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猪羊鴨雞。肥大蕃息。子

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

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以男女質錢。濟貧。猶今之雇僕妾者。久

不得贖。盡沒為隸。則盡沒身為奴。婢使令之人也。我侯之至。案國之

故。以傭除本。以其傭雇之資。而除其所質之本錢。猶今得其力役。則不得復收本利也。悉

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

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柳侯

嘗與其部下將。若三人者。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

若等好也。與汝等相好。謂相善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

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

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

羅池。其月景辰。廟成。景辰。即丙辰也。大祭。過客李儀醉酒。姓李。

名儀。而醉酒無籍。侮慢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

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

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

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

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

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

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船有兩旗。蓋廣南風俗也。此喻柳侯。有道濟時。可作舟楫。

有挺挺不凡之氣象也。度中流兮風泊之。方度中流。風擊而泊之于岸。以喻柳侯方

升內禁。忽貶永州司馬。又徙之柳州焉。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

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嘔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

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十四

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

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

無乾。秬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

自今兮欽于世世

表忠觀碑

蘇子瞻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熙寧乃神宗朝年號資政殿大學士。右諫

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扞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

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

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始起鄉之民義兵也。破走黃巢。太破

巢兵使名聞江淮。復以八郡兵討劉漢宏。再以八郡之民義征

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董

昌以越州之地反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

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

州。李景據福州。仁佐破景。取其土地也。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

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既破李景。又迎周世宗之兵。其後卒以

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梁唐晉漢周。是為五代。天下

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無得遺者而

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治鑄於山。取地產之寶。熬煮於

海。取為鹽之利。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

獻相望於道。其貢獻之使。相望於道路。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

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

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

南負其險阻。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

劉氏。劉崇。改名旻。有河東之地。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釀

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未待告命。封

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納貢于大宋。請命。願為屬吏。視其去國。如

去傳舍。傳舍。郵驛也。吳越王視棄其國。如過郵舍之易者也。其有功於朝廷。甚

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東漢竇融。以河西諸郡之土地。悉歸之漢光武。光武

詔右扶風修理其祖父墓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

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六

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

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

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院之淨土寺僧。曰道微。使主其事。歲各度其徒一人。使

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

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終久不墜。

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神宗降詔。

請。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安吉

州。天目山。蒼水出焉。蒼水自天目山而出。龍飛鳳舞。萃於臨安。郭璞地記

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其山如龍之飛。如鳳之舞。萃於杭州。近齊云要說篤生。故從頭說

來。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

江。錢王。仰天指江而誓。月星晦蒙。月星為之不明。強弩射潮。挽強弩。射浙江之潮。

江海為東。江海由東潮宗為海。殺宏誅昌。殺劉漢宏。斬董昌。奄有吳越。

金券玉冊。金券玉冊。以銘其功。虎符龍節。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大城其居。

包絡山川。表領山川。左有長江。右有西湖。控引島蠻。控制海島。

洞蠻之國。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其風采擘然。若神人也。王

古文真寶後集卷八 三

帶毬馬。以玉帶跨馬。而鞠球以休息。四十一年。寅畏小心。筐篚相

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

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

厚。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

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然新宮。匪私於

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

文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集

